

詩創作叢書之十

金剛坡下

胡危舟

詩創作社版

1942

下 坡 剛 金

舟 危 胡

十之書叢作創詩

1 9 4 2

發行

詩創作社

桂林建幹路十七號之九

著者

胡危

舟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出版期

一九四二年五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紀念

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

——以郭先生底小說金剛坡下試編劇詩——

前奏

金剛坡

那坡上的礮袋漲滿了黃昏

金剛坡下

這穿着臭襪子的山腳上

是誰

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一個淌眼淚的少婦

是爲的什麼呀

撲緊了嬰兒

呆呆癡癡

佇立於斜風斜雨的門頭

她是不是

在胸臆那最怕降臨的

成羣結隊的黑影

她究竟爲的什麼呀

凝望着，凝望着

一個剛從她這邊出走的

紗廠的女工——

拖着她底渾身臃腫的娃娃

挾上了像藏着黃金萬兩的包袱

冒着滿頭的疾雨

向金剛坡急驟的走去……

她到底爲的什麼呀

凝望着，凝望着

一個剛從她這邊離開的

强悍的農婦——

抱着一匹溼淋淋的小羊羔

咒詛着最最刻薄的語言

沒命地，仇惡地

向金剛坡急驟的走去……

雨，密集的瀉着

雨，沖不熄她們底感情之火浪

雨聲里

滲着那農婦懷間的小羊羔

叫出的，喊出的

憂念母羊底哀切的哭聲

而母羊

被閉緊於少婦底屋子里

隔着牆，遙遙呼應地

叫出了憂念羊兒底衰切的哭聲

雨

依然密集地瀉着，瀉着

雨

沖不熄這人畜之間底

一種交流的感情之火底浪濤

雨

許是天穹底激動的眼淚吧

啊！是誰

是誰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是誰

讓金剛坡下彈奏著

雨的聲音

風底聲音

黑墨底聲音……

儘是這末可怕的哭泣底聲音啊……

佈景

金剛坡

這漫長的一如黃沙的瀑布

一陣旋風

吹起了沙塵的高塔

在那朝門口擺滿了農具

豬棚和雞籠的

要攀人腳板的

是一座古老的石屋

——它以古老的

兩隻格子窗的眼睛

睜睜着坡上的

汽車、轎子、跛足的行人

和那不切實用的，在馬肚上

掛掛招牌的燭亮的長統的靴子……

幕開

愛的誘惑呵——

一個感喟於鄉居寂寞的少婦

慰安着，注視着

一匹拴住了的黑山羊

在打轉，打轉，打轉

以召喚

牠那未及出角的，稚嫩的

溜遠了的小羊羔

牠在

嘜——嘜——嘜——

竭叫着

小羊羔呵，把耳朵一甩

聽到了母親懇切的呼召

便不知醜陋的，不知自己底四條腿

生得像四條瘦長的甘蔗

打倒裁蘆地回來了呀

而且，嘎！撒一聲嬌

愛的誘惑呵

愛的綠色的鈎引呵……

那少婦

當母羊吻上了小羊羔

她也吻上了自己底嬰兒

貪婪地，傲岸地

吻着，吻着……

高貴而安穩地笑了

少婦：莫哭吧，咪咪，媽疼你

媽給你裝一個鬼子臉

裝一聲飛機叫

裝一聲高射砲響吧

還哭？哭些什麼

再哭，媽丟你在金剛坡上

像汽車輪子

咯噠噠的滾下去

呵，咪咪莫哭吧

你看那田里的小羊兒

死勁地，直要把老黑羊抵

羊奶，一口氣吸光啦

讓媽去趕跑牠

媽化了五十元法幣買了牠

給你咪咪作奶娘的呀

不能的，不能讓小羊兒

獨佔了你底口糧

去趕跑牠

去趕跑牠……

而這……這——唉唉

又是那個滿口命令命令的

聯保主任

打了我們的算盤

造孽的呀

害着

小羊兒飢餓

咪咪也飢餓

害着

老山羊跟我結冤仇……

是他呀，都是他——

那專靠「命令」吃飯的

臉孔穿着褲子的

老腐敗底

黑心眼兒哪——

叫我買了他底母山羊

逼着我

要養大他底小羊兒

逼着我

女人屈服

逼着我

因避難而下鄉來的

知識與靈魂

一齊作奴隸

好阿

你這臨死還不覺悟的老東西

以爲「天高皇帝遠」嗎

以爲你底權威站在我們底頭上

便能不理喻我們底憎惡

投在你底權威里面生根嗎

那你等着享受吧，明天

我們將向你底棉制服上

取還我們自己底溫暖……

哎！咪咪，你又哭了

快乖乖的停聲吧

讓媽去搾乾淨了山羊奶

讓媽去關緊母山羊在屋子裏

——偏偏餓死他底小山羊呀

讓媽要證實自己——

一天，老百姓不做他底

「好吃豆腐」了

看他死！他祇有死——沒有一個人嘆惜……

婆婆：呵！阿彌陀佛

我看過了半百年的世面

看透了我們種田的

做工的

活得頂神氣

世界是我們的呀

祇有我們挑得起擔子

世界底力氣完全靠我們窮人底筋骨呀

那些

飯來開口，筷來伸手的飯桶

一句話

祇會打官腔

啊！你這麥芽一樣青嫩的小娘子呵

好生地撐撐世界吧

白白的死

叫他們像發了一樁橫財哪

女工：這欺侮我們

那欺侮我們

死也要欺侮我們……

婆婆：忍耐些吧

這開仗火的年頭

連菩薩也在吃苦

快走吧，阿彌陀佛的

讓我陪着你向石屋子里的太太

說說去，找個生活去

從今和我們清苦人家在一堆

你會快活，你會康健

你啊，要望望後代，望望你娃娃

不能叫你死白的臉再死白下去

不能把兩條性命掛在一根線上

去

連我老太婆都不想它

女工：我拖着娃娃

是拖着一個災難

一個禍水

在這巴不得吃人人骨髓的世界
那些僱用傭人的主人們呀

誰不跟買賣似的

賭錢似的

兇怕

有誰底肚子里好撐船

有誰不想一個人獨活

婆婆啊

天空已黑的放無賴

雷在烏雲里好像翻石塊

一落雨

這坡上底泥漿要摔倒人

還是由我們走吧

由我們到天邊地角去……

少婦：呃！橋頭婆婆

雨毛絲在飄打啦

天在壓落來

你還跌跌衝衝走下坡

忙些啥呀

婆婆：哦！救命皇菩薩

救命皇菩薩

你做個好事

你做個好事吧……

少婦：這才太奇怪

在今天，還會有你們

迷信着有人肯做好事麼

婆婆：我不懂你底話

我祇拜拜你，磕頭你

把她留在這兒侍候你家吧

你看：雪樣的十一月天

她還披着紙薄的單衫

凍得耳朵，鼻子都結冰啦

你看：她底小娃娃，她底命根呀

黃腫着臉，又赤着餛飩頭般的凍瘡的脚

穿上這件刮刀皮似的齷齪的

像大燈籠樣的破「老虎皮」

是鬼還是人呢

啊

是活地獄呵

少婦：婆婆，你這遠近聞名的爛好人

她們是誰呵

她們憑什麼叫你熱心得忘記帶雨傘

婆婆：陌生的，陌生的

像從前你和我一樣

不過，太太喲，這人世間

還有比我們都在受苦難的人民

碰上了面的那種親熱嗎

你知道嗎？你聽說過嗎

剛纔就在我那橋頭的橋邊

她發瘋了，發瘋了

她底娃娃滾在地上哭撞着

她

愈加發瘋了，發瘋了

她像要……就這麼一下

啊，阿彌陀佛

虧的我瞥見啦

問她

她哭

再問她

她亂舞着拳頭要捶死我呀

太太，你猜猜吧

她發的什麼惡

害的什麼怕！

她

從城里搭了摩托卡

到成都去訪親戚家

誰知車子像一把不公平的天秤

載上了沒有重量的窮人

便給一脚頭

踢落她們在金剛坡下

啊！這世界

不是造反嗎……

少婦：世界造反了

我們爲造反而去捨命呀

婆婆：你底話里邊有「書」

說得彎里彎繞的

鄉下人不懂

女工：婆婆，放我們走吧

我怕，我太可怕

我怕有錢人

和他們的嘴巴

我怕

我怕走近有錢人的面前

我們窮人要倒楣

婆婆：你又發瘋啦

你真的有魔鬼鑽進在腦子里啦

你不把話兒說清白

悶在肚皮里發風和落雨

誰會是諸葛亮哪

說吧，阿彌陀佛的喇

你要忍了淚，鎖定了心

有頭有緒的告訴太太

女工：呵，天哪

我給惡運折騰了長長的四個月

一天像一年

一月像一世

如今，我再也拖不動

這峨嵋山樣的沉重的日子啦

四個月了

娃娃底爹

抽壯丁

打仗去麼

四個月了

家里的錢

天天

過着大年夜

可是寒天來啦

肚子餓

娃娃病啦

逼着我

投奔這多官多富的重慶

投上了一條死路呀

四個月了

我在江北的紗廠里揀紗

昏天黑地的彎起了腰骨

讓棉絮在背脊上落着雪

連頭髮和眼睫毛都花白了呀

可是那廠里的大先生們

呼么喝六的

比我吆喝我自己底耕牛還要惡霸

我忍耐着，忍耐着

爲着我可憐的娃娃——

——這開口就嚷吃飯的苦孩子

我用辛苦去換它斷命的工錢

四個月了

我沒有福份跟娃娃住在一屋子

早惦念着，晚惦念着，夢里惦念着

歸根結蒂，終不

讓孩子叫我一聲媽媽，我叫聲娃娃

四個月了

我又難捨地，割肉地

把娃娃寄托一家玩什麼新花樣的

叫什麼歌樂山的保育院呀

保育院呀

我還拿給他們一隻二兩多重的

銀鐺子作抵押，我還每個月

湊足五十元花花的鈔票給他們化

按道理說吧

我燒過了錫箔，鬼該走啦

可是天哪！天哪

天哪……

少婦：娃娃可是你親手送去的

錢可是你親手送去的

銀鐲子可是你親手送去的呀

女工：不的，我千聲萬聲

托咐一升薦頭店

象托付我底外婆家

少婦：託咐薦頭店……

婆婆：什麼薦頭店……

女工……換到了前天

我千條掛念我娃娃

我又瘋樣地歡喜着，在前夜

好像做了個窮人看見了天荒內夢

歡喜着，歡喜着

我剪了一塊紅花布

買了一塊香肥皂

去謝謝那丹薦頭店

歡喜着，歡喜着

我拉拉扯扯地挽着它底老闆娘
陪着我，去探望我命根的娃娃

吓！就這麼眼睛一閃

店門口有個黃腫得不成人樣的醜孩子——

那是誰？正是我底娃娃呀

她直跳起來

她像老虎一樣的撲過來

喊我啦，哭啦

哭啦，喊我啦

我嚇昏得不會說甚話

我啊

我底心肝心肺像給了炸彈炸給

少婦：那是你受了騙啦

婆婆：那是你受了騙啦

少婦：那你……

女工：我？我不知怎樣

我倒反怕着她雌老虎的潑辣

我怕得像個大傻瓜

婆婆：你怎麼不去找街坊說話

你怎麼不去找警察

女工：街坊是一個老虎窩呀

街坊的人長着紅眼綠頭髮

好兇呀

說什麼大家眼見着：娃娃

在歌樂山死樣的打擺子

上午發冷又發熱，下午又發

說什麼院裏不收容這骯髒的

鄉下木頭病娃娃

說薦頭店兌了我底銀鐲子都不够化

既是爲了我們

害得雌老虎負了債

啊，這一羣兇惡的烏鴉

還要咒罵我：趁早拾個爛蒲包

當小棺材吧

他們的眼珠凸出來

他們的眼珠像長着老虎底門牙……

婆婆：忘記了它，快忘記了它

別傷心吧，哭，討不吉利呀

少婦：愛哭就讓她哭吧

我也愛哭

我愛哭聲裏有仇恨的叫喊

哭吧，任性地哭吧

你這應該哭的人

可是我不懂那些爲了肚餓的騙子

爲什麼偏要向那些肚餓的人打主意

爲什麼

窮人跟窮人

女人跟女人

這樣愛翻臉……

婆婆：太太，你爽脆地救了兩條性命吧

天會幫你腳骨健

地會幫你生銅錢

待明天

娃娃底爹打勝仗回家

先來謝你第一個恩人

少婦：不是恩，不是做好事

是窮人幫窮人底

一條被鬼子趕攆來的女人們底心

婆婆：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少婦：你乖乖的小娃娃啊

明早我陪你到歌樂山去

真的跟小朋友們一道唱歌跳舞吧

女工：什麼呀，什麼呀

你又要把娃娃送上歌樂山

又得逼着我們死……

啊，歌樂山

你饒了我們吧

啊，歌樂山

我們有仇嗎

啊，歌樂山

你生了脚追着我們嗎……

少婦：你不必顯出驚慌的顏色

你的眼睛不必發着可怕的光

你要明白我像明白你自己

這樣的苦年頭，我擔不起

你娘兒倆口生活的擔子

原諒我，祇能留你一個

原諒我，像你一樣的

捨不得離開而離開了娃娃

可是不打緊呀

歌樂山就在這山拔個崗

每天，我答應你去變幾次變

看幾次娃娃

女工：我們不去歌樂山

不能把性命歸結你們

不能再受欺侮

不能跟你們騙賊在一起

走，我們走

走開你們這班惡東西

少婦：你……

婆婆：你……

女工：我？我認識了你們

一個老騙子和一個小騙子

你們都是從棺材里

爬出來的惡鬼

婆婆：天哪！我是老騙子

我是惡鬼麼

罪過的啊，你底嘴

阿彌陀佛哪

女工：老騙子！老騙子

老惡鬼！老惡鬼

少婦：我要你睜開眼睛看看人

我要你睜開眼睛看看天

你打將去哪里呢

你又着急些什麼呢

你不見天在黑攏來

天在落雨

天在發大風

你要去

明天就沒有明朗的日子嗎

女工：你騙子的心不是比黑夜黑的多

騙子呀，你

不怕給人拔掉你油滑的舌頭嗎

哦！可憐的騙子呀

快給我死心了吧！

我已經賣倒了豬隊

看會了稱花

婆婆：我騙了你什麼

我騙了你什麼

你這好心沒好報的瘋子

我要問問你……

女工：娃娃快走呀

老騙了追來了

老騙了，老騙子……

農婦：騙子，騙子

哪來的這末多騙子

哦！就是你這個女騙子吧

對啦！就是你，你呀

害苦我，冒着雨來趕坡的哪

你

還要陰陽怪氣嗎

騙子呀

快歸還我的山羊來

快歸還我的山羊來

少婦：嘿！又罵我是騙子

你這蠢蠢癩癩的，你是誰

這山羊是我們底

這山羊是買的，向聯保主任哇

農婦：哼！你們都是串通的騙子

我哪天見過你底錢花花

害的我呀

好幾晚沒睡安穩覺險

你這壞坯子

做了難民還在喪良心

你不怕一生一世都要逃難麼

快歸還我的羊子來

快歸還我的性命一樣的羊子來

你們騙了我底老山羊

小羊兒總得還我呀

你怎麼假癡假呆的裝啞巴

哦！難道你連小羊兒都吞掉了嗎

那好吧，我索性要你吞掉我這條苦命吧

嘿！嘿！瞧！你好毒辣的心呀

你要叫大雨淋死我底小羊嗎

騙子呀

那你等着先臨你自己底小孽種死去吧

呵！小羊，莫叫吧

小羊，回家吧

小羊寶寶呀

我抱着你走……

尾聲

金剛坡

那坡上的碉堡漲滿了黃昏

金剛坡下

這穿着臭襪子的山脚上

是誰

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一個淌眼淚的少婦

是爲的什麼呀

撲緊了嬰兒

呆呆癡癡

佇立於斜風斜雨的門頭

她是不是

在胸臆那最怕降臨的

成羣結隊的黑影

她究竟爲的什麼呀

凝望着，凝望着

一個剛從她這邊出走的

紗麻的女工——

拖着她底渾身臃腫的娃娃

挾上了像藏着黃金萬兩的包袱

冒着滿頭的疾雨

向金剛坡急驟的走去……

她到底爲的什麼呀

凝望着，凝望着

一個剛從她這邊離開的

強悍的農婦——

抱着一匹溼淋淋的小羊羔

咒詛着最刻薄的語言

沒命地，位羅地

向金剛坡急驟的走去……

雨，密集的瀉着

雨，沖不熄她們底感情之火浪

雨聲裏

滲着那農婦懷間的小羊羔

叫出的，喊出的

憂念母羊底哀切的哭聲

而母羊

被閉緊於少婦底屋子裏

隔着牆，遙遙呼應地

叫出了憂念羊兒底哀切的哭聲

雨

依然暫集地瀉着，瀉着

雨

沖不熄這人畜之間底

一種交流的感情之火底浪濤

雨

許是天穹底激動的眼淚吧

啊！是誰

是誰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是誰

讓金剛坡下彈奏着

雨底聲音

風底聲音

黑墨底聲音

儘是這末可怕的哭泣底聲音啊……

少婦底眼瞳糶糊地下垂了

少婦底心弦繫上了一塊沉重的鉛

少婦底四肢癱軟下去了

少婦摟抱着的嬰兒跌落在石階

少婦已聽不見她嬰兒底一聲最後的慘叫……

(幕急下)

一九四一·十一月於桂林

廣西省圖書館藏書查驗給據字號

執券號